

y

YUANQUDE

李文明 著

FENGQING

远去的 风情



走过月亮山
回望故乡
远去的风情
伤心家事
如烟往事
天涯之旅

贵州民族出版社

李文明 著

FENGQING

远去的 风情



责任编辑 杨成星

封面设计 珑 殷

技术设计 姚南平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远去的风情 / 李文明著 一 贵阳: 贵州民族出版社,
2001.11
ISBN 7-5412-0993-7

I. 远... II. 李...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73305 号

远 去 的 风 情

李文明 著

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1)

贵阳经纬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9 字数: 210 千字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 - 1000 册 定价: 15.80 元

序

伍 略

在李文明这本散文随笔集里,除了作者视野开阔、内容丰厚、色彩斑斓以及文笔老练流畅等等值得赞许外,他还向我们提供了三个沉重而美丽的神话故事,分别放在不同的三个小辑里的三篇文章中。说实在话,在读李文明这本集子时正是我病后尚未完全康复的情况下,我因之并没有按照作者所编列的目录去阅读,而是随意从中抽出一些篇章来看,但当我读完这本集子后,本来那三个神话故事彼此并不关联,此时却忽然变成书中的一条脉络,时隐时现,若断若续,引发我不少的联想。我现在就按它们所形成脉络后的顺序来撰写此篇序言。

李文明在《圣地沧桑》一文中说:榕江是个好地方,城内古榕翠竹掩映,如诗如画。由于有都柳江作为水上通道,几百年来榕江一直是贵州东南部的重要码头,是黔桂湘三省毗邻地区各种商品物资的集散地。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四川、云南商贾云集这里,并修建了不少会馆。李文明说:小时听爷爷讲,

榕江大坝如何如何的宽，古州城是怎样怎样的大，如何的热闹和繁华。汉人们住的是砖封窖子房，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老板们吸着白铜水烟杆坐在自家的店铺门口，跷着二郎腿，武师们在卖狗皮膏药，棍棒舞得呼呼叫，猴师们牵着猴子耍把戏，铜锣敲得咣咣响……李文明说：榕江又是历史上苗族大迁徙到贵州的一个最大的聚散地，从前老人谢世，鬼师送亡灵其路线必经榕江，然后再送往东方，送往祖先们的发祥地。李文明说，他从《苗族古歌》中读到在远古时代，雷公从天上发大水来淹没人间，洪水滔天万物天绝，告央带着他的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坐进大葫芦里漂到天界，叩开雷公家的大门，住进雷公家里。雷公无法，用计骗过告央，发起大雾把榕江的山岭沟壑都罩住了，然后打开窗户让告央看，说是他已替告央把地界平整如初，一片平坦，要告央返回地界。告央信以为真，便带着他的两个孩子回到地界一看，不由大喊上当，只好重新治理山河，耙死了九头水牛和九头黄牛，却只平整了“掌约”和“方轩”两个地方。“掌约”、“方轩”是苗语译音，即今榕江的平永和车江坝子。告央死后葬在月亮上，因此每在月满时老人们就告诉孩子们说：月亮上那个黑影就是告央的身影，跛着一条腿，提着一只鸟笼子。李文明说：榕江因之成为苗族人心向往之的一块圣地。

我从诸多古籍的记载中得知，苗族先民曾经在黄河中下游开发和生活过，并留下许多古迹。黄河中下游大约就指现今的河北、河南、山东、山西等省。河北古称冀州，有学者考证“冀”字是由古代苗族先民的族徽或蚩尤头戴羽冠的形状演变而成。此外古籍上还载有河北民间在汉代时流传过角觚戏，“其民两两三三，头戴牛角而相觚”，称为“蚩尤戏”。山东有蚩尤冢，“在东平郡寿张县阨乡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气亘天，如匹绛帛，民称蚩尤旗”。山西解州有盐泽，不论

天雨天旱其泽水不溢不落，“滴色正赤，俚俗谓之蚩尤血”。河南濮阳西水坡发掘出的古墓葬，有学者考证墓主为蚩尤真身……五千多年前的涿鹿大战，蚩尤被擒杀，苗族被迫往南溃退。经过若干年后，他们又在“左洞庭右彭蠡”建立起三苗国，然后又被尧、舜、禹相继征剿，先是尧失利于“丹水之浦”，继是舜“道死苍梧”，直到禹才“分北三苗”“窜三苗于三危”。苗族先民因之举族西迁，其中一部分在武陵山区驻足，在那里开发和生息繁衍。东汉时马援奉命征蛮，与苗族僵持数年之久，最后马援兵败壶头山，无功而返。另一部分则继续跋山涉水直达榕江，从而把“洪水滔天”附会在榕江来发生。李文明说：他是榕江籍人，但生他养他的那个山寨却距榕江县城一百多公里，小时候他常常站在高处，遥望远山，心想如果有一天能走山外，他要到榕江去看看。李文明高中毕业后，他父亲下决心卖掉一头劳力牛支持他报考大学。我不明白生活在大城市里的人，在他们看来一头劳力牛到底是何意思，有何分量。我想在僻远的山村，一头劳力牛就是全家人的命根子，其分量相当于全家所有财产的一半以上。李文明到底走出山外，几年以后，他在一所正牌大学以优异成绩毕业。这时可供他选择就业的就有不少好城市和好的部门，但他却要求返回榕江工作。他在《圣地沧桑》一文中把那个沉重而美丽的神话故事安放进去，其用意也许不全是老人谢世，要把亡灵送到榕江，然后再送到东方去，而是要让后人明白那是苗族先民从远古传来的一个信息。在苗族的数字观念中“九”是多数，甚至是最大的多数。苗族始祖告央在榕江重新平整山河耙死了九头水牛和九头黄牛，说明先民们的创业维艰。

李文明的《难忘九秋》是写他在月亮山区挂职的生活，全文共1万3千多字。他在此文中说：他回到榕江工作后不久就被派到月亮山区的计划乡去挂职，九秋是计划乡的一个行

政村。榕江县境相当大，从县城到九秋必须坐汽车八个小时绕道经过从江县境内的宰便和加鸠，下车后还要走几十里山路，翻山下谷才到九秋。李文明在文中解释说“九秋”是苗语译音，意思是一处藏有“爱药”和充满着“魔力”之地，用我的话说也许应当是魔鬼出没的地方。榕江县城我到过多次，但月亮山区我却不曾去过。据我的几位好友去了月亮山回来，多次鼓动我无论如何应当去一趟，领略那里的不凡神韵。他们说月亮山的山水林木如何如何的幽深奇异，民风民俗如何如何的古朴淳厚，还有好几位百岁以上的长寿老人。他们把月亮山说得仿佛像陶渊明所描述“桃花源”里的避秦人，“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我因之也曾几次动心，但却总是没有机会。当然，我也曾听到另外一些人说过，月亮山是属贫困地区，但如何贫困以及贫困到哪种程度，我却说不清楚。在读了李文明的《难忘九秋》之后，我原先耳闻所获的“桃花源”印象几乎全部被冲垮，颠覆殆尽。李文明说当地流传着一个沉重而美丽的神话故事：天地是由男神和女神合造而成，男神负责造天，女神负责造地。由于女神太勤快，她把地造得过大，以致无法与男神造的天相合，只好把地折叠起来，形成高山和低谷，然后才把天地合盖在一起。不过天仍为天，地仍为地，天朗朗无垠，地却起伏不平，皱皱巴巴。李文明说：所谓山即是地球上隆起的那一部分，都有个来龙去脉，有序而来又次第而去。但九秋的山却大不一样，山形支离破碎，不成系统，没有排列，找不到脉络，看不清走向，理不出头绪。它们好像只是一个劲地大起大落，从远处看去倒是苍山如海，很富诗意，但走入其中则切割得十分剧烈，杂乱无章，罡风拍打着秃岭，深谷里的河水，奔突急湍，寒气逼人……在读了李文明的这段描述后我想起中外一些专家学者在经过考古发掘研究之后，认为苗族先民曾经在长江中下游首先把野

水稻改造成为农耕稻，率先进入农耕时代，创造出农耕文化。在他们被迫西迁时为什么却要放弃平永、车江坝子，而跑到天地间被男神和女神褶皱揉皱过的角落里来生活？

鲁迅先生在《准风月谈》一文中说：苗族失败之后都往山里跑，这是我们的先帝轩辕氏干的，并非苗族就喜欢住在山上。前几年人们突然发现“南长城”，以前叫做“边墙”，好像沈从文曾在他的最新文章中提过，现经勘察，“南长城”北起湘西古丈县的喜鹊营南至贵州铜仁境内的黄会营，绵延数百里。这是明朝万历年间经过几次征苗之后，又花耗四万三千两白银建造的，五里一堡十里一营，企图将苗民围死在山上。据吴曦云先生统计，自洪武十四年到崇祯十六年的262年中，大规模征剿湘西苗疆的军事行动就有33次，平均不到10年就征剿一次。北京作家祝勇先生跑来探访“南长城”，他情不自禁地喟然长叹：长城的出现揭露了一切，权力的用处可以使自己成为正统而使他人成为非法，就可以明目张胆地以私欲为出发点去诠释一切，一方的千秋霸业就意味着另一方的流离失所，一方的捷报就意味着另一方的噩耗。在继鲁迅先生数十年之后，祝勇又为苗族说了几句公道话。不过这些都已成为历史故事，在读李文明的《难忘九秋》时我所想到的是先民们从“左洞庭右彭蠡”举族西迁时，他们肯定也把那一套农耕技术带来，而在他们又从平永、车江大坝跑到那男神和女神在造天地而留下的褶皱里时，祖先们传给他们的哪些农耕技艺却无法施展了。他们只好凭着自己的毅力和智慧，一代接一代在那些大起大落的山上建造梯田。李文明说：这些梯田一层层一圈圈，围着山转，从山下几乎修到山顶，有人因此比喻为腰带，有人比喻为山箍。腰带是赠与朋友，而山箍则是担心那些山跑了。李文明说：这些狭长的腰带田充其量只等于一条小水渠，长度可以为四、五里，而宽度最多只能栽下两行秧子，

蛤蟆从上往下一跳,就可以跳过几根田坎。李文明说:为了维持生计他们还必须种旱地,起早摸黑地在那些陡峭有如挂壁般的旱地种下包谷和小米,用最大的艰苦支撑着最低的生活水平。他们也许无法想象,除了眼前的日子以外,还有没有别的生活方式,因此一切的向往都变得朦胧而渺茫。从以上这些表述不难看出李文明在文字上的功力与才气。

李文明在月亮山区计划乡挂职期间,曾经有一位师范学校毕业生被分到九秋小学担任一人一校的老师。不到半年这个老师就跑了。李文明说:当时他心里确实有些忿忿不平,但回头一想,一个外地青年到一个几乎与世隔绝又加上语言不通的地方,那种孤独与寂寞可想而知。前途渺茫,看不见出路,他又怎能安心呢?老师一走,学校也就随之而垮,李文明因此说:九秋的贫困注定是必然的,而且是双重贫困,物质贫困与文化贫困。

那么月亮山区就没有一块平地吗?李文明说有,就在九秋有一小块平坝。站在高山远处俯视,它仿佛像一片桑叶飘落在那里,坝子中间一条小溪和两岸田塍仿佛那片桑叶的筋脉,人走在上面就像一只小蚕虫在蠕动。在近处看,那块小平坝其实是由山水冲积泥沙形成,土层很浅薄。不过尽管如此,那条小溪穿坝而过,倒也给九秋人一点滋润和温馨。然而1958年大炼钢铁和当地山民的刀耕火种已经对她造成了很大伤害,而更为严重的是国营月亮山伐木场的挥钺舞锯,大刀阔斧,经过20多年的掠夺性采伐,仅计划乡就砍去数十万立方米的优质木材,从而大片大片的森林倒下了,变得童山濯濯,荒草萋萋。李文明说:尤其是那条小溪的上游更显得惨重,倘若急风呼啸而来,骤雨倾盆冲坡,泥沙滚滚汇入那条小溪,冲入那块小坝,秧苗席卷无存,顷刻间变为一片滩涂。这种状况几乎每年发生一次甚至几次,惨不忍睹。在群众的要

求下，李文明带着报告到县里、州里、甚至上到省里有关部门请求资助修建防洪堤和搞点人畜饮水工程，然而一些大小官员却以冷漠的态度和推诿的言辞将他打发出门。李文明一次次的请求，一次次的失败，使他终于明白，这么一桩小工程而且又建在深山老林里，不在大公路边，哪能显示出官员们的政绩呢？李文明悲愤得欲哭无泪，也明白了当地的乡、村干部为何宁可守穷也不愿去求人的缘故。

在读了《难忘九秋》之后我的心情也相当沉重，为了轻松一下，我转而去读他的一些短文，最后才读到他的《天涯之旅》。

《天涯之旅》也是一篇长文，共1万2千多字。不过这篇长文的谋篇结构却自有讲究，本来写的是海南岛，开笔却落到黑龙江省的漠河，足见作者的视野和气势。李文明说：祖国的最北端在哪里？在黑龙江省，在漠河。李文明说他没有到过漠河，但却有幸匆匆造访过黑龙江省的黑河，还乘船绕过布拉戈维申斯克半圈。这个布拉戈维申斯克就是当年俄国沙皇屠杀中国居民，制造海兰泡惨案的地方，现是俄罗斯的一个城市。李文明说他到过当年沙俄以武力强迫清政府签订《璦琿条约》使我国丧失黑龙江以北6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的签署地璦琿古城。黑河与璦琿算是祖国的次北端了吧？那么，祖国的最南端呢？……李文明笔锋一转：1998年10月，国家民委和中国人才资源开发中心在海口举办一期“新时期民族政策与民族经济发展问题研讨班”，由于单位领导的开恩让他到海口去参加，他因此第一次叩开海南的大门，第一次轻抚海南古今文明。李文明拉开了时间大距：几十万年前海南岛与大陆本来是连在一起的，不知是由于连接两地的琼州海峡突然断裂下陷，抑或是因为海水上涨，海南岛便像一只浮槎漂移出去，而雷州半岛伸出一只长长的手，怎样挽也挽不住。那么，

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海南岛又是怎样过来的呢？文章的内容涉及到黄道婆，涉及到海南移民，涉及到东汉马援如何抚定琼崖，建立城廓市井，涉及到隋文帝与冼夫人的关系，唐鉴真和尚东渡日本，遇风暴漂至振州即今三亚，涉及到宋代苏东坡被贬海南，涉及明代海瑞，涉及明王朝从广西征调苗族人去征剿海南从而变为“屯兵”，然后他们的后代又被明王朝杀戮，把他们赶到山里去，涉及到鸦片战争帝国主义入侵海南，涉及到宋氏家族宋庆龄三姊妹，以及现今海南的开发，旅游业的发展等等，等等。全文分为8节来写，峰回路转，起伏跌宕，错落有致，海水椰风，引人入胜……以上所有这些，我只能概括提及，而使我更感兴趣的是李文明在文中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沉重而美丽的神话故事。李文明说：一位黎族青年猎手在山中狩猎，遇到一只美丽的山鹿。他穷追不舍，翻山越岭，三天三夜。最后那只鹿子在山边突然停下，回过头来，目光凄惻而艳丽，原来前边已是悬崖，再过去便是茫茫大海。此时那黎族青年猎手也停下脚步，收下已经拉开的弓箭。他认为将一个处于绝境的生命处决了，未免过于残忍。他宽容了那只鹿子，没想到后来那只鹿子却变成一位美丽的姑娘与他成婚……是神是仙，鹿耶人耶，谁也说不清。李文明采撷这个神话故事，当然自有他的用意，我却因此想起几年前到重庆沙坪坝去参加一次“楚辞与苗文化”国际研讨会。会上有人提到苗族先民在历史上曾被迫作过几次跨时空大迁徙的问题，我因之也简单说了几句。我说苗族人的生存空间已经愈来愈狭小，不但已经没有地方再迁徙，就连原地也由于一些掠夺性的破坏，山林砍伐殆尽，水土流失严重，石漠化正在蔓延，再加上这样那样的环境污染，今后该怎么办，出路在哪里？

李文明是一位很有才华的年轻人，在他这本散文随笔《远去的风情》中，除了我在前面讲到的一些作品外，还有长文《谒

陈圆圆墓》、《二上雷公山》、《走进三门塘》等等，短文有《访沈从文故居》、《听涛山下谒沈陵》、《春米》、《满姨出嫁》等等，也都算是上乘之作。

由于病后体力不济，再加上文章已写得较长，本想就此带住，但觉得好像言犹未尽，所以又得写上几句。

在我的印象中，尤其是李文明从榕江调到凯里工作之后，他显得很忙碌，有时连家也顾不上。他除了一些文字活路，诸如为单位领导起草在各种场合的讲话稿，或提供一切文字材料和数据等等都由他来完成之外，还被一大堆繁杂的行政庶务所包围，我简直无法想象他还能有时间来读书和创作。当我注意到在他不少篇章中，那最后一行注明是写于某年某月某日的“夜”或“深夜”时，我就明白了他是付出了怎样的刻苦和艰辛。倘若他能有较多时间和获得较好的创作心境，也许他还会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目 录

序	(1)
---------	-----

走过月亮山

哦,月亮山下的苗家	(3)
沉重的月亮山	
——月亮山调查散记	(6)
心系穷山区,情洒千里路	
——读《贫困山区纪行》有感	(14)
走过月亮山	(17)
秋游月亮山	(23)
作客百岁老人家	(27)
难忘九秋	(30)

回望故乡

遗憾故乡	(51)
别了,苗寨的碓声	(54)
外公的遗愿	(56)
春 米	(59)
杨老根	(61)
怀念森林	(64)
回乡偶记	(68)
想你,榕江西瓜	(71)
圣地沧桑	(74)

远去的风情

安 雀	(87)
30 岁	(92)
远去的风情	(94)
悲壮的祭典	(98)
放 蜂	(107)
乔迁以后	(110)
满姨出嫁	(113)



一枝独开的菊花·····	(116)
走进三门塘·····	(119)
午 后·····	(126)
相约在雪天·····	(128)
棋盘如人生·····	(131)

伤 心 家 事

我的“四类分子”爷爷·····	(135)
我的书房,我的书架 ·····	(141)
一桩尴尬的婚姻·····	(147)
过年回家(日记)·····	(152)
还娘头的悲剧·····	(181)

如 烟 往 事

鞋·····	(187)
想 家·····	(190)
读 书·····	(192)
鼾声与房子·····	(195)
巧遇哑姑·····	(198)
坐台小姐·····	(201)



送帕尼赴泉州·····	(204)
我的恩师·····	(208)

天涯之旅

观铜鼓农民画随想·····	(215)
落魂杉木河·····	(219)
天涯之旅·····	(223)
壮哉,飞水岩瀑布·····	(239)
野洞河一次险漂·····	(243)
二上雷公山·····	(247)
谒陈圆圆墓·····	(257)
访沈从文故居·····	(266)
听涛山下谒沈陵·····	(269)
后 记·····	(271)

走过月亮山

月亮山是贫困的,但月亮山却是美丽的……

